

陳 存 仁 編 校

皇 漢 醫 學 叢 書

丹波元堅著

傷 寒 論 述 義

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

EV45/2202

傷寒論述義

要

提

本書爲韋修堂叢書之一。丹波元堅所著。採輯傷寒真義之餘蘊者也。歷來註釋傷寒。恆多想像懸擬。瑕瑜互見。絕少定論。此其先君子之所以著傷寒輯義也。傷寒爲病。有類證、類治、類方。未有不求病之陰陽、證之變化。而能判其生死。悉其療法也。於是疎其要。通其異。遂撰述義。以辨陰陽之略。兼變之殊。列條分析。闡發奧旨。後附答問。復辨大例。書成有年。又得數解。更撰補義附錄於末。元堅氏夙承家學。善讀醫經。凡義理之聚訟難決。治術之異同得失。必徵於經。驗於病。致據精確明晰。無不益於實際。所以元堅之能承家學。撰述義以補輯義之遺蘊也。

傷寒論述義題辭

從來注傷寒家。概是想象懸擬。各師私見。竟無定論。於是先教論治。搜諸家。衡別是非。著有輯義一書。仍惜繪次。僅就聞欠細辨。元聖童時嘗受講授。奈實鈍不能詳記。及至弱冠。日取輯義讀之。每遇疑竇。念趨庭之無期。未嘗不爲之歔歔嗚咽也。遂乃遵奉遺訓。就至平至易之處。涵泳玩繹者。蓋亦有年矣。以爲前輩有類證。有類治。有類方。未有求病情病機。能加剖判者。故微言大義。往往湮鬱而不明焉。仍不自揣。疏其要。通其異。述爲五卷。以擴充輯義之餘意。陰陽之略。兼變之殊。參互攷究。具爲條析。而更設答問數則。以辨其大例。附之卷末。竊恐猶是不過於想像懸擬已。然言必審徵體驗之。諸無稽之說。斷斷乎所不屑爲。則較之浮辭高談。急于誇張者。或切于日用之際歟。因憶先友有軒邨寧熙字世緝者。才敏苦學。深用力此經。多所潛發。亦有志注解。約相與商榷。且序其書。今拙著鉅。其人已謝。惋歎之餘。遂併書此。

文政丁亥嘉平月丹波元堅篋

傷寒論述義目錄

卷一

敘述

陰陽總述

一
三

卷二

述太陽病

九

述少陽病

一四

述陽明病

一七

述太陰病

二〇

述少陰病

二三

述厥陰病

二六

卷三

述合病併病

二九

述溫病風溫

三一

卷四

述壞病……………三五

述兼變諸證……………三六

虛乏……………三六

熱鬱……………四一

飲邪搏聚……………四四

飲邪併結……………四七

血熱瘀血……………五一

熱入血室……………五二

風溼……………五三

溼熱寒溼……………五四

卷五

述霍亂……………五七

述差後勞復……………五八

附答問……………五九

傷寒論述義卷一

丹波元堅 學

敘述

傷寒論一部。全是性命之書。所以使學者見病知源。是以深切而著明。平易而直達。誠匪有牽紐艱隱之故者也。蓋仲景之旨。先辨定其病。辨病之法。在察脈證。故必就脈證以定其病。而後治法有由設焉。所謂病者。何也。三陽三陰是也。熱爲陽。寒爲陰。而表裏虛實。互有不同。則六者之分。於是立焉。所謂脈者。何也。其位。寸口關上尺中跌陽。其體。浮沈遲數。緊緩滑瀉之類。是也。證者。何也。發熱惡寒。譫語腹滿。下利厥冷之類。是也。脈有常變。證有真假。故脈證並示。而病之情機盡焉。脈有常變。詳論于卷末答問中。病情字。蓋邪之從退消長。勢之緩急劇易。皆謂之情也。病機字。見本草經。曰。欲療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機。有名證情機之別。所謂治者。何也。汗下涼溫。及刺灸之法。是也。六病之中。自有緩急劇易之不等。故方亦有大小緊慢之不同。以相對治。加之人不能無宿恙相得。醫或誤措。以致變逆者。凡皆隨其脈證。而備之治法。其深切而著明。平易而直達。固既如是。始非有艱隱難知者也。雖然。其書實三代之

遺。是以言高而旨邃。苟不通其義例。則未免乎盲者之墮埴。索塗冥行而已矣。蓋嘗論之。取之岐扁。變而通之。此名稱之例也。自熱而寒。自表而裏。自實而虛。此篇第之例也。六病各有提綱。而次以細目。又次以本病來路。傳變證候。及誤逆諸態。疑似各病。或舉其正。而承以其奇。或說其輕。而續以其重。有法有案。有戒有論。參互錯綜。縷分條析。此章次之例也。語有主客。辭有詳略。或數條相參。而其義始悉。或一章之中。文互照對。證以方省。方以證略。有理趣明白。不假複述者。有事緒繚雜。須人引伸者。此辭句之例也。四者之例。極爲謹嚴。而俱是莫不深意所存矣。今不憚舛陋。本于輯義之著。按諸四者之例。推究病之情機。以述其大要。始陰陽總述。終差後勞復。脈證治法。具爲辨析。顧猶未免注家更定之氣習。然不分其派。無由以達其源。不疏其類。無由以認其別。故務去拘繫之談。敢從坦明之說。庶通其可通。疑其可疑。端以擴充家庭之遺教。闡揚性命上之神理矣。後之讀者。或由此入手。其於臨病處療之方。未必無小補云。

是書之作。以辨全經大義爲主。故每病每證。不必具列各章。特舉其梗概。以俟人隅反。蓋敘大綱。則用大書。而其所以爲說。及援據諸說。則夾注其下。要旨不遺於述輯義之餘意。則輯義既載者。亦不復錄出。如撰述之例。更有三端。一發輯義之覆。輯義固主慎重。故於情機傳變之委。前人說不具者。大抵缺而不論。今續研經旨。嚴核事理。略加辨訂。以爲紹續。一酌諸家之中。輯義所引諸說。或一條而異同兼錄。或數條而前後異其義。今則參互強詁。歸之於重一。一補輯義之遺。前輩確說。及諸家擴充經旨者。或有遺落。略取附之。唯拙著別有傷寒廣要。故彼之所採入。茲不復贅。要之仲景之書。理無不該。學者如飲河之風。各

充其量。此輯義之著。亦所以不厭廣蒐。今斯書。則僅述一隅。所見特隘。就既博矣。從而約之。固亦爲舉之方。覽者幸起僭越之罪而可也。○按諸注家。如尤怡傷寒論實珠集。黃元御傷寒懸解。景少華解。俱出于先教論下世之後。尤書雖實。固有發明。黃書雖博。殊少可取。又近世有熊希齡集注。又郭雍傷寒補亡論。輯義從汪氏轉引。而近日有吳船新齋本。今亦採入。至如皇國注家。則指不妄論。輯義一概不引。變無難也。題亦甚厭讀。姑取一二郭。略綱縷之已。○郭氏曰。問云。傷寒何以謂之卒病。雍云。無是說也。仲景敘論云。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而標其目者。誤書爲卒病。後學因之。乃謂六七日生死人。故謂之卒病。此說非也。古之真書急選者。因於字重多。省偏旁書字。或合二字爲一。故書雜爲卒。或再省爲卒。今書卒病。則雜病字也。漢劉向校中祕書。病論七矣。郭此說善是。但未句有壞。○家丹州公醫心方。引養生要集。有高平王熙叔和曰語。據此說。叔和名熙。以字行也。先友山本讀嘗有此說。實爲前人之所未言及。仍附括之。

陰陽總述

蓋欲明仲景陰陽之義。必先審素問熱論之旨。三陽三陰之目所由出也。夫三陽三陰之目。雖取之於彼。而其義則自有不同矣。故學者胸次必先了然于此。而始可讀仲景書耳。攷熱論。黃帝以熱病起問。而岐伯對以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是言人眞傷於寒氣。而陽氣怫結。因爲熱證也。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痛云云。是據經絡爲分。以爲三陽經循外。三陰經循內。故表熱證爲三陽。裏熱證爲三陰。而以表裏均熱爲兩感。如所定日期。略示淺深次序耳。故曰。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可以見也。要之。素問之義。止是熱病。與仲景之寒熱兼該者。判然兩途矣。素問仲景之異。從來注家。分辦不清。往往牽偶。遂至徒分頭緒。泛無統紀。故茲首辨之。王氏源海集曰。夫素問謂人傷於寒。則爲病熱者。言常而不言變。

也。仲景謂或熱或寒。而不一者。備常與變。而弗遺也。仲景蓋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功於古人者。雖欲偏廢可乎。程氏後條辨贊餘曰。素問之六經。是一病共具之六經。仲景之六經。是異病分布之六經。素問之六經。是因熱病。而原及六經。仲景之六經。是設六經。以該盡異病。二家之言。特得其要。又中西性志。山田正珍。亦並有辨。論確。

仲景所謂陰陽也者。寒熱之謂也。曰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有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此則全經之大旨。其發熱無熱。是病熱病寒之明徵也。但其章本爲邪之初犯。分表熱表寒之異而設。此章之義。源何集始發其蘊。程錢諸家。皆根據之。然絲

是推求。則諸般疾證。皆自歷然矣。原夫其所以爲熱爲寒之理。固不以所受之地位。往家以陽經陰經爲說。欠妥。亦非所感之邪。有寒與熱也。互見卷末答問。宜併攷。蓋人不論強

弱。必有一罅隙。而邪乃乘入之。罅隙者何。或勞汗取涼。或衣被失宜。或食饌入房出浴之等。凡一時適有表開。皆是也。評熱病論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言氣所虛處。邪氣得湊。百病始生。篇曰。風雨寒熱。不得處。邪不獨傷人。所謂虛者。言虛邪之風。與身形之虛。又楊上善大素注曰。風氣之邪。得之因者。或因飢虛。或因復用力。腠理開

矣。風入毛腠。惛然而寒。腠理閉密。內壅熱悶。皆可以證矣。又內藤希哲。山田宗俊。亦嘗論之。欠精切。仍不錄。其既乘入也。隨其人陽氣之盛衰化而爲病。於是。有寒熱之分焉。虛家有陰虛陽虛者。實人亦有內寒者。蓋陰陽虛衰之機。不可一例而言。學者宜精思。陽

盛之人。邪從陽化。以爲表熱。此發於陽之義也。詳述于太陽病中。陽衰之人。邪從陰

化。以爲表寒。此發於陰之義也。詳于少陰中。發於陽者。其陽甚盛。與邪相搏。則傳

爲裏熱。詳于少陰陽明中。如胃氣素弱。爲邪所奪。或內有久冷。則變爲裏寒。詳于太陽陰中。

發於陰者。其陽甚衰。不與邪抗。則傳爲裏寒。詳于少陰中。如本有伏陽。更能撐持

則變爲裏熱。亦詳于少陰中。此陰陽之要。受病之略也。經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

虛其義可見也。經者。素問通評虛實論也。先救論當有詳解。今悉此說實本于其意云。從凡入寒氣各有感發。宿病各有寒熱。因傷寒蒸起宿疾。更不在感異氣而變者。假令素有寒者。多變陽虛陰盛之疾。或變陰毒也。素有熱者。多變陽盛陰虛之疾。或變陽毒也。此說已括廣要中。然論病因人而化者。實以龐氏爲藍本。故又列于茲。程氏曰。人之形骸。不但各有虛實寒熱之不等。而虛實寒熱中。更有剛柔強脆之不等。風寒固不擇而施。府藏則隨材各得。柯氏曰。夫病寒熱。當審其人陰陽之盛衰。不得拘天氣之寒熱。必因其人陰陽之多少。元氣之虛實。不全憑時令之陰陽爲轉移也。金鑑曰。六氣之邪。感入雖同。人受之而生病各異者。何也。蓋以人之形有厚薄。氣有感從寒化。或從熱化。所受之邪。每從其人之藏氣而化。故生病各異也。是以或從虛化。或從實化。或從寒化。或從熱化。譬諸水火。水盛則火滅。火盛則水耗。物感從化。理固然也。誠知乎此。又何疑乎陽邪傳裏。變寒化熱。而遂以爲奇邪。又軒岐曰。靈樞五變篇所論。能盡受邪之理。云。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蓋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鑲刀。削剡材木。木之陰陽。向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什之多少。而各異耶。云云。是也。軒又曰。宋人有陽藏人陰藏人語。就其人體質而爲言。蓋陽藏人感邪。則爲熱證。陰藏人感邪。則爲寒證也。愚謂軒說並是。又陶隱居曰。邪氣之傷人。最爲深重。經絡既受比氣。傳入臟腑。成病。亦足以發焉。結以

寒熱者。病之情也。病有所在部位。人有體氣強弱。故表裏虛實相配。以爲三陽三陰。而證狀機變。於是乎無不出于此。表者。軀殼之分。是也。裏者。胃府是也。中西推起曰。胃者。津液之原。有生之本也。飲食之入。與前後之出。顯然可度之於外。而察內之所病矣。愚又謂陽氣之盛衰。必驗之胃。而倉廩之官。邪最易陷入。且外感之病。倘傷及臟。則非藥之所能治。皆足仲景之所以專主胃陽也。虛者。無形之名。氣虧之義。實者。有形之名。氣盈之義。蓋陽盛則熱。故實證多熱。火熱炎上。故表證多熱。陽衰則寒。故寒證多虛。水勢沉下。故寒證多裏。然事不可以一定。故熱亦有裏有虛。寒亦有表有實。此所以分而爲六也。太陽病者。表熱證也。少陽病者。半表半裏熱證

也。此二者未藉物爲結。然其體氣則實矣。陽明病者。裏熱實證也。太陰病者。裏寒實證也。少陰病者。表裏虛寒證也。而更有等差。厥陰病者。裏虛而寒熱相錯證也。此三陽三陰之梗概也。

表裏俱有寒熱。但牛表牛裏。有熱證而無寒證。蓋寒是偏下之氣。非可獨留隙地。其理

不待辨也。

如諸家所說。一係經絡藏府之義。愚豈求異前輩。姑據所見。以俟後

之識者爾。

攻諸家說。皆主經絡藏府。而各有異同。今備其略。成氏以太陽爲表。陽明爲胃。少陽爲牛表牛裏。太陽爲陽邪傳裏。少陰邪氣傳裏深。厥陰熱已深。方氏以太陽爲

皮膚。陽明爲肌肉。少陽爲軀殼之內。藏府之外。而三陰唯配各臟。張志聰及錫駒。則以虛之頭爲原。蓋合氣化之說。程氏則以爲六經實即表裏府藏之別名。任氏則謂仲景之意。一同內經。則以諸

寒證。自爲一書。何氏則據素問皮部論。強立辨別。魏氏則以陽爲表。陰爲裏。而稱太陽裏中之表。少陰裏中之牛表裏。厥陰裏中之裏。(表裏中更分表裏。劉完素保命集。既有其說。)尤氏則三陽必分經腑。而三陰必分經竅寒熱。如夫皇國諸注。則擴斥經絡藏府。專主病位。然其說多出虛揣。殊少實效。要之三陽病從有定論。至三陰病。則各往殊見。未見有確核之說矣。

仲景之命病。本有定名。然亦有彼此更稱。而示人以不可拘執者。曰。傷寒

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爲陽去入陰故也。曰。傷寒三日。三陽爲盡。

三陰當受邪云云。此所謂陰陽。就熱證中。標表與裏者也。曰。病發於陽。而

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也。此所謂陰陽。於太

陽中。標虛與實者也。蓋虛實表裏。以配陰陽。則表爲陽。裏爲陰。實爲陽。虛

爲陰。然經中陽病亦有裏。陰病亦有表。有實。則不可據以解篇題陰陽之

稱。至於經絡藏府之言。經中聞或及之。然本自別義。非全經之旨。

閔氏釋行經等義。

與輯義所舉諸說相發。文辭不繼。宜參攷。軒地曰。經中經字。皆當爲表字看。猶指裏爲藏。亦可備一說也。方氏曰。六經之經。與經絡之經不同。猶儒家六經之經。猶言節也。程氏曰。經則猶言

界也。又曰。經。發言常也。柯氏曰。仲景之六經。是經略之經。而非經絡之經。愚謂本經中。無六經字。則諸說殊爲贅疣。經絡蘇府。非全經之旨。卷末答問有辨。唯以寒熱定陰陽。則觸處明然。無不貫通也。

成氏注傷寒例。若或差遲。病卽傳變曰。傳。有常也。傳爲循經而傳。如太陽傳陽明。是也。變爲不常之變。如陽證變陰證。是也。蓋三陽三陰之次第。陽則自表而裏。陰則自實而虛。寒極而熱。此其概也。病機不一。難得定論。然今原之經旨。如三陽病。自太陽而少陽。而陽明。陽明無所復傳。又有太陽直傳陽明者。至陽變爲陰。則有太陽變太陰者。有太陽變少陰者。有少陽變太陰或少陰或厥陰者。如三陰病。太陰之實。變爲少陰之虛。少陰自有直中。少陰之寒極。爲厥陰之燥熱。至陰變陽。則有太陰變爲陽明者。有少陰變諸陽證者。如三陰將愈。必須寒去陽旺耳。此傳變之略也。如其委曲。次卷悉之矣。詳前聲傳變諸說。唯王履掄得其要。然立言猶不免有病。惟湊合內經。或論再傳之義。或立傳手不傳足之說。或分循經越經等目。或爲陰證不傳變之說。皆現與仲景之旨背馳矣。至如方氏三綱傳變之說。則印定後人眼目。其害最甚。夫病自表而裏。自裏而表。自實而虛。自虛而實。自熱而寒。自寒而熱。有如壞敗。有如兼挾。千態萬狀。不可端倪。然其情機。則實不能出于三陽三陰範圍之外也已矣。

傷寒論述義卷二

丹波元堅 學

述太陽病

太陽病者。表熱證是也。蓋邪之初感。必先犯表。則正氣不暢。併而爲熱。田山
正珍注提綱曰。頭項強痛。謂頭項項強。瓜蒂散條云。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可以微瀉。此
條統論中風傷寒。故管云脈浮。而不分緊與緩也。惡寒亦兼惡風言。惡風輕。惡寒重。含輕取重。
所謂舉大而不小從者也。其不言發熱者。以有或已發熱或未發熱之異也。此說爲是。此病大端有二。一則其人腠理素疎者。倘
被邪客。其表愈開。邪不內迫。徒泛漫肌肉。故衛特受傷。觀衛氣不與營氣和諧。及
邪。不著營。是屬表虛。虛者。疎洩之義。所謂名爲中風者矣。治以桂枝湯。調和營
衛。而汗解之。尤怡醫學讀書記曰。傷寒發熱者。陽氣被鬱而不伸也。中風發熱者。陽氣被引而
外浮也。鬱者必發之。浮者不徒解散而已。此桂枝湯。所以兼陰陽適合數爲劑也。
一則其人腠理素緻者。邪正相搏。更致緊閉。遂迫骨節。故營衛俱傷。觀營衛
骨節煩疼。則傷寒之。是屬表實。實者。緊閉之義。所謂名爲傷寒者矣。尤氏曰。不言
邪。亦傷衛分也明矣。非結實之實。
緊該之。治以麻黃湯。發洩鬱陽而汗解之。麻黃爲汗藥中之最烈者。金匱茶甘五味加薑辛
半杏湯條曰。麻黃發其陽。蓋發陽二字。實盡
其功用。不待李時珍發散肺經火鬱之說也。其得桂枝。而發表更銳者。猶大黃之於泄瀉耳。金匱又
曰。其人形腫者。加杏人主之。其證應內麻黃。以其人途痺。故不內之。據此。杏人之與麻黃。唯
有緊漫之別。而其開鬱則均。不特爲治喘而用也。且此方之妙。此其分也。詳此二證。朱氏
固在單捷。所以不用薑棗等品。柯氏說雖密。至大青龍而不通矣。成氏主風寒營衛
相配之說。爾來諸家。無復異議。迄至柯氏。辨駁殆盡。而張志聰實闡其端。說見集注凡例。及侶
山堂類辨。惜語焉未詳耳。尤氏曰。邪氣之來。自皮毛而入肌肉。無論中風傷寒。未有不及於衛者。

其甚者。乃於湯干營耳。郭白雲所謂涉衛中營者。是也。亦爲明確。今效郭氏猶分風寒。然其言頗精。仍沾于左。曰。問曰。太陽一經。何其或有汗。或無汗也。雍曰。榮平營衛之氣也。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亦以內外和諧。而後可行也。風邪之氣。中淺則中衛。中衛則衛強。衛強不與營相屬。其源悍之氣。隨空隙而外出。則爲可汗也。故有汗者。衛氣過毛孔而出者也。寒邪中深。則涉衛中營。二氣俱受病。無一強一弱之差。寒邪營衛。相結而不行。則衛氣無自而出。必用藥發其汗。然後邪去而營衛復還。故雖一經有汗無汗二證。亦有桂枝解表。麻黃發汗之治法不同也。○桂麻二湯。其證不一。今僅舉大較。後就中輕重更有等差。有表虛經日不愈。以致邪鬱者。柴胡承氣等類。皆准此。

有表虛重一等。血氣俱乏者。有表虛重一等。邪著筋脈者。有表實輕一等。

邪著筋脈者。有表實重一等。熱勢更甚者。大抵隨其人強弱爲異。今具論

于左。仲景既以風寒爲表虛實之目。而更有表虛實中風。蓋是互文見意。在使人

不實讀邪氣。故今所區分。一就其證。以虛實爲等。至胃弱之義。則卷末答問中詳之矣。

○方氏以桂麻青龍三證。爲太陽三綱。諸家多沿其誤。特柯氏極排斥之。更有明辨。今摘出之。以

備千致。曰。按許叔微云。桂枝治中風。麻黃治傷寒。大青龍治中風見寒厥。傷寒見風厥。三者如

鼎立。此方氏三大綱所由來。而大青龍之證治。自此不明於世矣。夫有汗爲表虛。立桂枝湯。治有汗之

麻黃治表實。桂枝治表虛。方治在虛實上分。不在風寒上分也。蓋風寒二證。俱有虛實。俱有營衛。

俱有營衛。大法又在虛實上分淺深。並不在風寒上分營衛也。夫有汗爲表虛。立桂枝湯。治有汗之

風寒。而更有加桂。去桂。加芍。及加附子。人參。厚朴杏仁。茯苓白朮。大黃。龍骨牡蠣等劑。

皆是桂枝湯之變局。因表虛中更有內虛內實淺深之不同。故加減法亦種種不一耳。以無汗爲表實。

而立麻黃湯。治無汗之風寒。然表實中亦有夾寒夾暑內寒內熱之不同。故以麻黃爲主。而加減者。

若葛根湯。大小青龍。麻黃附子細辛甘草。麻黃杏仁甘草石膏。麻黃連翹赤豆等劑。皆麻黃湯之變

局。因表實中亦各有內外寒熱淺深之殊也。葛根湯。因肌肉津液不足。而加葛根。大青龍。因內熱

煩躁。而加石膏。小青龍。以乾嘔而飲。而加半夏細辛乾薑。麻黃附子細辛二方。以服後而加附

子。若連翹赤豆梓皮。經熱發黃而加。諸劑皆因表實。從麻黃湯加減。何得獨推大青龍爲鼎立耶。

蓋中風傷寒。各有淺深。或因人之強弱而異。地之高下而異。時之乖和而異。以上何說。致千金翼

方曰。尋方之大意。不過三種。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此之三方。凡療傷寒。不出之也。

然則三綱之說。自孫氏作其備。而知方氏實本于朱氏成氏之言。今柯氏獨咎于許氏。不惟之甚矣。

又按大青龍經。外臺所引。中風見傷寒脈者。可服之者。恐王氏斷章取義。非唐時舊本有此文也。

有表虛經日不愈。以致邪鬱者。何。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桂

枝二越婢一湯證是也。其證輕重不均。故有三方之設焉。蓋桂枝證失汗數日。邪鬱肌肉。故熱多寒少。其滯稍深。故如瘧狀。發作有時。但本是表虛。故有嫌麻葛之發。今則鬱甚。有桂枝之力。不能及者。是以酌量麻桂二方。言日二三發者。其邪稍重。言日再發者。其邪稍輕。不言發數者。其邪尤重。且桂枝二越婢一。其力緊。桂二麻一。其力慢。桂麻各半。在緊慢之間矣。此三條。其意互發。各半湯。其證特審。他二條。則文甚略矣。蓋各半湯條。八九日者。約略言之辭。而二條亦冒之。發熱惡寒。熱多寒少。三證疊言。而麻一湯。省寒熱。但言如瘧狀。越婢一湯。言寒熱。而省如瘧狀。其人不可。清便可自可。亦二條所蘊。如瘧狀。疑于少陽證。故別以不嘔。熱多疑于陽明證。故別以清便可自可。欲自可之欲字。當從玉函芟去爲是。一日二三度發。與脈微緩者。文勢一串。故似爲愈候。然照麻一湯。實是表鬱所致。宜接面色反有熱色者看。致面赤證。參二陽併病。面色絳緣正赤。及陽明病面合赤色。當是表鬱兼裏熱者使然。今但表鬱而有之。故下一反字。不得小汗出者。言得病以來。未曾小小發汗。故致比表鬱。且身癢也。更發汗更吐更下。三更字。當與反字同義。桂二麻一湯證。當經大汗。亦是失治。然幸無亡陽之變。亦不轉屬陽明。後雖傳表分。黑日不解。但以其既汗。比之二證。則其鬱爲輕。顧氏於脈洪大下。補證候不改四字。與玉函但字。其義相發。桂二越婢一湯證。其熱最重。發麻黃之有大青龍。假石膏之力。以越散鬱陽。脈微弱者不可發汗者。蓋戒此方之不可輕用。與各半湯之脈微而惡寒。大青龍之脈微弱同例。乃係倒筆法。但此條文甚拘。故諸家不察及。特中西推定注。稱爲近之。惟猶欠明暢。要之此三條。從未見確解。如方氏以爲兩傷經證。尤屬錯謬。唯內臺方論各半湯下曰。桂枝湯治表虛。麻黃湯治表實。二者均曰解表。霄壤之異也。今此二方。合而用之者。乃解其表不虛不實者也。八九日不已。反如瘧狀者。乃先發表不盡。微傳於經。而不得出。故一日二三度發也。斯說殊妥。然猶未爲精審。今以經釋經。非敢好異也。唐不嚴對論三方云。總是一太陽病。病與時日。有淺與深。脈與形證。有應與否。權衡劑量。不失鍊黍。於此見古人立方之妙。此言爲然。有表虛重一等。血氣俱乏者。何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是也。此證不啻表疎。其人陽津素少。故雖桂枝本湯。猶過其當。蓋與少陰直中。稍相近似。而不比彼之寒盛。故雖經

誤汗。僅須甘薑而陽回之後。或變胃燥。若其重誤治。則變爲純陰證也。

本證。次條擬以桂枝增桂加附子者。殊無無疑。何以言之。夫既爲附子所宜。則誤汗便厥之際。不

得不徑與四逆。而僅用單味小方。竊恐其理。蓋自汗出。小便數。心煩等證。與傷寒二三日。

心中悸而煩。恰同其情。而條從前虛乏。爲邪虛者。則亦是小建中所主也。柯氏於未發汗之前。

擬以芍藥甘草湯。尤氏謂此桂枝證。然陰虛而裏熱。當以甘辛攻表。而以甘寒瀉裏。乃反與桂枝湯。

治表而遺裏。宜其得之而便厥也。二氏之說。亦有所見矣。尤氏於次條曰。中閒語意。殊無倫次。

此豈後人之文耶。舒氏亦曰。此條說出許多無益之語。何所用之。吾不能曲爲之解也。並本于柯氏

之刪也。○趙氏論本條用藥之意曰。以上用藥次第。先熱後寒。先補後瀉。似逆而實順。非仲景之

妙。孰能至是哉。後之學者。可不以此爲法。推廣而應變。張脚子曰。此條。見傷寒隨證用藥。如

轉圓法也。先教論亦曰。金匱效嗽。小青龍下已之後。微證五變。應變加減。其意。桂麻各半

湯之脈微而惡寒。桂枝二越婢一湯之脈微弱。大青龍湯之脈微弱汗出

惡風。蓋此類證也。有表虛重一等。邪著筋脈者。何。桂枝加葛根湯證。是

也。其證一與桂枝同。當項背強。凡凡爲異。項背者大筋之所束。其凡凡然

卽是邪著筋脈之徵。所以加葛根也。提綱既言項項強。則桂枝證。本有項強。然未

解。近來焦循撰毛詩補疏。亦有其說。然作短羽鳥釋者。於拘強之義。固爲顯著。二家所辨。今不

敢從。反汗出之反字。對葛根湯證言。蓋邪著筋脈。稍屬緊閉。宜以無汗爲正。今表證人而邪著

筋脈。故於汗出。下一反字矣。素法去上沫二字宜削。是後人因方中有麻黃。而誤添者。陶隱居稱

麻黃不掠去其沫。令人煩。又葛根等連湯。無此字面。可以互徵。○上節證。與此節證。俱爲表虛

重一等。但彼則病近于虛。此則病近于實。又此證。宜欠于各。有表實輕一等。邪著筋脈

者。何。葛根湯證是也。蓋其人表氣稍實。必須麻黃之發。然邪未迫骨節。而

猶著筋脈。是病在桂麻二證之間。故酌量二湯。以爲之治也。葛根。柯氏說極

裏之功者。殆不然。蓋爲發表中之涼藥。故能生津液。而舒筋脈也。本草。圖經云。

張仲景治傷寒。有葛根及加半夏。葛根黃芩黃連湯。以其主大熱解肌開腠理故也。有表實重